

DI 622 H A O Q I U T U



第622号 囚徒

[法] 吉·代卡尔著 向 潮译

第622号囚徒

(法) 吉·代卡尔著

向奎观 曹惠芳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第 622 号 囚 徒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2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445000册 定价：0.58元

內 容 提 要

在纽约开往法国的“德格拉斯号”船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被害人是一个美国青年。发案后，在死者床上发现坐着一个双手沾满鲜血、又聋又哑又瞎的人。通过技术鉴定，现场提取的指纹与此人的完全相同，而且该人一口咬定是他犯的罪，并拒绝律师为其辩护。对这样一起“证据确凿”的案件，谁还会产生怀疑呢？

然而，律师维克托尔·德利奥却没有被这一系列表面现象所迷惑。为了伸张正义，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最后终于解开谜团，使案情真相大白。

目 录

一	被告.....	(1)
二	原告证人.....	(56)
三	被告证人.....	(98)
四	起诉.....	(161)
五	辩护.....	(172)
六	宣判.....	(213)

一 被 告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每星期三次去法院，从不间断。他总是先绕着帕佩尔迪大厅转一圈，然后穿过马尔尚德走廊。他把这样的散步看成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使他“感受到最高法院的气息”。他的每一个动作，从拖拉的步伐到遇着同行时用手指扯一下衣襟这种特殊的致意方式，都已成为他一成不变的习惯。人们总能在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一点整见到他走上法院正面的阶梯，然后目不斜视地一直走向律师的衣帽间。

在那儿，如果是冬天，他十分勉强地摘下圆顶的瓜皮帽；如果是春秋季节，他非常不乐意地取下那顶发黄了的草帽，换上一顶旧的无沿帽。他把帽子戴得很靠后，以遮掩光秃秃的后脑勺，然后，甚至连绿色的外衣也不脱掉，就披上他那没有任何勋章和勋带的破旧了的律师长袍。双层衣服使他略显臃肿。其实，尽管他已六十开外，可丝毫没有发胖的迹象。当他离开衣帽间准备进行例行的漫步时，他把一只旧皮包塞在左胳膊下，里面除了那份《法院报》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

每当穿上律师服装后，他就开始向同行们致意。他认为这时他已离开了暗淡无光的黎民生活，进入了光辉灿烂的法院生活。他认识法院的所有人，无论是著名的法院院长、检察官、司法官、律师、助理律师，还是地位低微的书记员，

因为他不知多少次在闷热的法庭上，在布满尘土的过道里或在走不完的楼梯上遇到过他们。他认识所有的人，可是谁也不清楚他是谁。有些年轻的同行甚至想，这个留着胡子、挂着夹鼻眼镜、不修边幅的怪物游荡在这个他很少出庭辩护的高大的法院大厦里究竟想干什么！

然而，他并不太在乎别人对他的议论。他经常从这个书记室走到那个书记室，从这个审判庭走到那个审判庭，仔细观看张贴在那儿的案情布告。一年内大约有四、五次，人们可以看到他在某个轻罪法庭上为那些流浪汉进行辩护，以取得法庭对他们的宽赦。他的职业活动、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奢望好象也就是这些了。这就是在巴黎律师团工作了四十五年之久的维克托尔·德利奥。

维克托尔·德利奥总是单独一个人。仅有的几个“老同事”在碰面向他打招呼时，甚至都不屑于停住脚步，因为他们谁都不愿意和这位既无活动能力又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有意思的案件的人接近。因此，当传达员在走廊里叫住他时，维克托尔·德利奥感到有些惊讶不安。

“喂！德利奥律师！我到处找你已有二十分钟了。律师公会会长密斯尼埃先生请你马上去他办公室。”

“律师公会会长？他找我有事？”老律师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不过看来很急。他等着你呢！”

传达员回答说。

“好吧，我这就去。”

然而，他并不着急。密斯尼埃是他的老相识，他们是在一起学的法律。在德利奥帮助密斯尼埃写完论文以后，他们

又一起进入了巴黎律师团当了见习律师。密斯尼埃在学习期间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学生，而德利奥却曾震惊过所有在场的监考人。

可是从那以后，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密斯尼埃一开始律师生涯就交上了好运，他在一起桃色案件中拯救了一位已被舆论定了罪的女被告，从此，这位年轻的律师青云直上。然而，在德利奥看来，密斯尼埃只是个低能的辩护士，他的才能和得到的荣誉是不相称的。但是，四十五年来惨淡和平庸的生涯使维克托尔·德利奥只能拣些同行们不屑理睬的普通刑事案件来糊口。

德利奥从内心深处厌恶密斯尼埃。他知道密斯尼埃象所有的野心家一样，在飞黄腾达的道路上是不希望遇到一位了解底细的青年时期的朋友的。自从密斯尼埃爬上那令人羡慕的“宝座”后，德利奥曾与他在法院相遇过。律师公会会长考虑到自己显赫的地位，只是勉强地回答了他的致意。对此德利奥并不感到过分的惊奇，他明白象他这样时乖运蹇的人在密斯尼埃眼里只能是律师公会的耻辱。

老律师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畏畏缩缩地去敲律师公会会长办公室的门的。

“你好，德利奥！”密斯尼埃以一种不寻常的殷勤向他打招呼，“我们已经有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聊聊了。你为什么老不来看我呢？”

德利奥感到无比诧异：他的老朋友竟然是满面笑容。

“噢，你知道……”德利奥嗫嗫嚅嚅地说，“我不便来打扰你，你是那么忙！”

“老朋友，这是哪儿的话呀！再忙总不会不接待朋友

吧！来，请抽支雪茄！”

德利奥犹豫了一下，终于把手伸进向他递过来的精致的烟盒，说：“谢谢！我拿一支晚上品尝。”

“噢，多拿几支！”

律师公会会长抓了一把雪茄向他递过去。德利奥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接过雪茄，塞进长袍里面的背心口袋里。

“好吧，请坐，我的老朋友！”

德利奥遵命坐下。米斯尼埃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边踱着方步边说：“告诉我，你听说过沃蒂埃案件吗？”

“没有。”

“基于我对你的了解，这一点也不使我感到惊奇。难道你真的不打算改变改变吗？你成天在法院究竟干些什么呢？”

“到处游荡……”

“我正是为此替你感到难过。因此，我这次想到了你。”

德利奥睁大那双藏在夹鼻眼镜后面的不断眨着的眼睛。

“沃蒂埃案件发生在六个月以前，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位沃蒂埃在从美国纽约开往法国勒阿弗尔的“德格拉斯号”船上杀害了一个美国人。犯罪的真实动机至今还是一个谜。沃蒂埃杀了一个过去既不认识，也没有见到过的人，而且也没有抢劫他的钱财。当然，“德格拉斯号”的船长马上让人把他关了起来，并在勒阿弗尔码头把他交给了警察局。目前，沃蒂埃被羁押在桑泰监狱，等待三星期以后审判。这就是全部案情。”

“你急于要见我，难道就是为了向我讲述这件社会新闻吗？”

“是的。因为我想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你。”

“委托给我？”

“完全正确。”

“可我不是重罪诉讼律师啊！”

“正因为希望你能成为一位重罪诉讼律师，我更有理由要把这件案子委托给你。你难道还没有干够那些鸡毛蒜皮的轻罪案子吗？听我说，老朋友，看到象你这样已年愈花甲，而且又这样有才华的人还在为了处理那些压死一条狗、违犯警章或几个娼妓等等事情去浪费时间和精力，这实在使我感到难过。德利奥，你应该振作起来！处理这种微不足道的案子只能让人讪笑，只有重大的刑事案子才能真正算数。一旦牵涉到人头问题，公众舆论就会激动起来。干我们这一行的就得靠舆论。放心，如果这次沃蒂埃案件处理得不错的话，以后你就会有更好的机会。”

“是这样的。”德利奥同意地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我感谢你能想到我。”

“不过我有言在先，你别期待着有很大油水。从经济上讲，沃蒂埃案件并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无利可图。可是对你来说，这个案子可以为你扬名。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我忘了告诉你：已经有二位同事经手过这桩案件，夏尔莫和德·西尔弗。你认识他们吗？”

“听说过。”

“这同样不使我惊奇！我可怜的老朋友，你难道永远也不结交朋友吗？就因为这个使你没有工作可干。同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介绍案子，互相关心嘛！夏尔莫研究案情后，没有说明什么理由就把卷宗退了回来。后来，我就找德·西

尔弗，他是一位才干非凡的年轻人，曾表示沃蒂埃案件可能会使他感兴趣。几天后，夏尔莫向他移交了全部材料。我个人感到夏尔莫似乎为能摆脱这件案子而感到高兴……当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时，突然上星期德·西尔弗来找我，说他怎么也不能承担这桩案子。现在离开庭的日子只有三星期了，我不得不马上重新物色一位辩护律师。也许你无法相信，到今天我一位都还没有找到。他们都拒绝处理这个案件。我只得指定一位律师，并得到了主持辩论的勒格里庭长的同意。因此我想到了你……”

在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律师公会会长避开了德利奥的目光。德利奥终于明白了密斯尼埃对他这么殷勤的真正原因。

密斯尼埃指着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叠厚厚的卷宗说：“这就是全部材料。”

老律师站起来，拿起案卷，掂了一下份量，然后说：“我完全理解……总之，我不会说这两位杰出的同行没有积累一份数量可观的材料。但愿这些材料都有说服力！”

他不再说什么，把案卷塞进皮包，径直向房门走去。从此，在他破旧的皮包里，这份沃蒂埃的案卷就和那份《法院报》作伴了。

“德利奥，”律师公会会长窘迫地说，“你生我的气吗？”

“哪里，我没生你的气。你只是履行你的职责，如此而已。我也尽力而为……”

“你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错了。昨天，在我下决心找你之前，我翻阅了案卷，目的是想弄清楚同行们为什么都不愿处理这个案子。现在，我明白了。案情本身是很一般的，罪行是再明显不过了，再说凶手丝毫也不想否认。依我看，被

害人倒无足轻重，相反，凶手雅克·沃蒂埃却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可能是由于他的个性使这些辩护律师都不敢碰这个案子。”

“喔，难道你想告诉我凶手是一个怪物不成？”

“我并不想让你产生先入为主的思想。你自己读材料吧，你会明白的……你是否需要增加些时间来准备辩护词？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可以对我说，我们可以推迟开庭的日期。”

“我将尽一切努力不使开庭的日期推迟。”德利奥回答说，“既然箭已上弦，那就不得不发了。罪行已经犯下，就应该立刻审判。被告如果有罪，理当及早判刑；如果他是无辜的，我认为延长羁押的时间也是不对的。”

“从目前情况看来，老朋友，被告的罪行是无可置疑的。再说，从他杀人后的态度来看，他也决不会再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亲爱的律师公会会长先生，请允许我向你指出，这一点只能将来由我和被告来回答！”

“这当然……可是，他毕竟是杀了人！事情是这样的明显！我的天哪！假设你真能挽救他的脑袋，那多关押六个月、八个月，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一星期后来向你汇报我的看法。”德利奥说完就走了。对于这位把一件无法解决的案件硬塞给他的、不祥的律师公会会长，他当然认为没有必要再和他握手告辞了。

这是维克托尔·德利奥第一次迅速地穿过马尔尚德走廊。在帕佩尔迪大厅门口，他迎面遇见了贝尔泰，他就是属于平时遇到德利奥装作视而不见的许多同行中的一位。

“这不是德利奥吗？”贝尔泰喊道，“您好吗，亲爱的朋友？”

德利奥大吃一惊，夹着的皮包差一点掉在地上。这真是不寻常的一天啊！

他指着德利奥被卷宗塞得臃肿的皮包继续说：“好运气呀！有工作了？有意思吗？”

老律师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对他说：“我这儿装着一桩大案件呢！”

“真的？是轻罪案吧？”

“凶杀案！”德利奥不动声色地说着就走开了。贝尔泰木然地呆在原地。

这位沃蒂埃的新的辩护律师在走向衣帽间的路上想着，他在生活中终于第一次赢得了一分。光是说一声“凶杀案”这三个既恐怖又神秘的字眼，就顿时使他身价倍增。现在，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胜利。可是这个谁也不愿接受的案卷里究竟会有些什么呢？

德利奥反复阅读着两位同行积累的材料，几小时后，他终于明白了。有几份材料的边角上写满了批注，德利奥用橡皮把这些评语都一一擦掉。他从来不写批注，总认为材料本身就足够了，他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尽管才五点多钟，隆冬的夜晚早已降临人间。德利奥的办公室里亮着一盏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简朴的套间在圣·佩尔大街的一座古老房子的五层楼上，他的工作室又兼作图书室和会客室。德利奥律师迈着拖拉的步子走向壁橱，取下一件褪了色的睡衣，就象披律师长袍一样，直接披在上衣外面。然后，他走进小厨房，热了女用人给他准备好的咖啡。

接着，他把咖啡壶和一只缺了口的杯子拿到工作室，顺手把咖啡壶搁在火炉上——房间中唯一可以取暖的设备，缺口的杯子挨着古老的躺椅侧倒在破地毯上。德利奥点上了一支律师公会会长赠送的雪茄，然后就躺在椅子上。几分钟后，这位两鬓灰白的独身者进入了他认为是最舒适的意境。

维克托尔·德利奥眯着眼睛思索着。他仅两次从这种静止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伸手去拿办公桌上的电话。

“喂！夏尔莫律师吗？我是德利奥。我们还没有因为工作关系有过接触，所以彼此还不认识。亲爱的同行，对此我深感遗憾！请允许我为了沃蒂埃案件给您打电话，我刚接受了这桩案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不再是西尔弗先生了……我的上帝！是我接过来了！这就是我打电话给您的主要原因。作为同行，我想问您，当然我会绝对保密的，为什么您不愿接受这个案子？”

回答是沉缓而尴尬的。维克托尔·德利奥一面听着，一面点着头，时而夹着几声“是吗！是吗！”“这真太离奇了！”当夏尔莫先生好不容易结束他的解释时，老律师礼节性地对他说：“亲爱的同行，请原谅我打扰了您。我完全理解迫使您拒绝承担辩护律师的理由……我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解释，并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接触。”

他挂上电话，连声说：“真怪！太怪了！”

几分钟后，他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喂！我找西尔弗律师，我是德利奥……”

他发现同行们对他的名字很不熟悉，不过他倒并不在乎。

“喂！西尔弗律师吗？我是德利奥……”

他重复着同样的客套话，提同样的问题。他一边听，一边点着头，接着又表示感谢，挂上电话，连声说道：“奇怪！太奇怪了！”

寂静又回到了这间弥漫着雪茄烟味的小房间。窗外，夜越来越深了；屋内的灯光一直亮到清晨。

第二天大清早，女用人一进屋，惊讶地发现主人竟坐在躺椅上睡着了。于是，她走进卧室，去看律师是否在床上睡过觉。这时，德利奥用含糊不清的声音问道：

“是你吗，卢伊兹？现在几点啦？”

“八点了，先生。”

“已经八点了！”律师埋怨了一声，接着说：“我的正直的女人，有必要每天早晨都向你重复，应该称呼我‘律师’吗？难道我配不上这个称呼吗？但我就是律师啊！……快替我准备咖啡！”

“您都喝完了吗？”

“都喝完了。”

“您昨夜没有怎么睡觉吧？”

“睡得不多。”

在这个不眠之夜，维克托尔·德利奥给西尔弗先生打完电话后不久，又接待了一个来访者。

“晚上好，律师先生！我很担心，我在法院到处找您……”

“我今天比平时回来得早了一些。”

“您没有不舒服吧？”

“没有，我的女儿！”

达尼埃尔既不是他的女儿，也不是他的亲戚，可是，德利奥习惯这样称呼这位正在法学院准备博士论文的女学生。象其他女学生一样，达尼埃尔想进入律师团。大约在几个月以前，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她在圣·米谢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结识了德利奥，这位法院的老前辈和这位未来的女律师很快互相产生了好感。德利奥出于习惯性的对立思想，首先建议达尼埃尔毕业后干什么工作都行，就是不要当律师。

五年前，达尼埃尔怀着年轻人应有的雄心壮志来到首都。现在，老律师的劝告使她无所适从。这位新朋友坦率地向她预言，作为一个律师，如果她不能在头几次辩护中成功的话，那么等待着她的将是终生潦倒。他使她懂得，在这一点上，他是最有资格向她提出忠告的。老律师的一片真诚使他们之间很快建立了友情。然而年青的姑娘认为，不能把德利奥的话当作福音书上的真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慢慢地，德利奥终于关心起她的学习来了。除了女用人卢伊兹以外，达尼埃尔是唯一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出这位老光棍住所的女人。有一段时间，达尼埃尔甚至想，德利奥是否爱上她了，但很快她就排除了这种猜疑，德利奥是不可能爱上任何女人的。这倒不是因为他自私，而是因为他讨厌女人，也许是因为没有一个女人曾对他特别注意过。在女人中，他尤其厌恶女同行，他给她们下了一个简明的定语：“她们不是使陪审团厌倦，就是使他们愤怒，总之，后果都是不佳的。”

年青的达尼埃尔梦想着有一天能出庭辩护，这就是她接近这位怪癖的独身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她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知识，很多职业上的诀窍。她非常奇怪，为什么德利奥在

事业上没有得到成功。

德利奥本能地讨厌书信来往，而仅有的几封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写的信，都是由达尼埃尔在那架老式的打字机上为他代劳的。

他总是习惯用拉丁文说：“口说无凭，立此存照。”

边抽烟边沉思的德利奥见到达尼埃尔走进工作室，高兴地喊道：“我的女儿，既然你能在今天晚上来看望我，想必你准备论文的工作可以搁一下啰？你帮我一下忙吧！现在就请你坐在打字机后，打一封一式五份的信。信打好以后，你根据我给你的地址和收件人的姓名，填上‘太太’或‘先生’。”

姑娘顺从地在打字机后坐下，问道：“又是一桩轻罪案吗？”

“不是！我刚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准备放弃轻罪案，献身于重罪诉讼。你难道没有看到桌上这一大叠卷宗吗？这就是第一个我想挽救他脑袋的人的卷宗，可是事情进展得很坏。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委托人。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从我做律师以来，还没有见到过有人为这样的案子辩护过。首先，被告本身就不愿意要辩护，这是很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有罪。尽管他这样，但我准备为他辩护，如果这是必须的话。我担心我们会遇到不少麻烦。你准备好了吗？……打上今天的日期……留一些空当，准备填‘先生’或‘太太’。现在听我念：

“‘我将为被控五月五日在“德格拉斯号”船上杀害约翰·贝尔的凶手雅克·沃蒂埃辩护。此案订于十一月二十日在塞纳河法院开庭。如果您能约定一个在您认为方便的时间